

命案昭雪 彰显正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动攻克积案命案8万余件

新华社 熊丰 刘奕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共破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20.7万起,推动攻克2015年前陈年积案命案8.08万起,其中20年以上积案1274起,10年以上积案7905起。

云南孙小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等一大批陈年积案命案告破,关键是有扫黑除恶这个“杀手锏”。



新华社 程硕 作

捍卫法治、震慑犯罪 带来强大“乘数效应”

11月18日上午,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江西省宜黄县一起特大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主犯陈辉民依法执行死刑。以陈辉民为首要分子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买卖、持有各类枪支24支,先后造成6人死亡。

陈年积案命案被攻克,极大震慑了犯罪。2019年,全国刑事发案数下降4.1%,其中上海、四川、辽宁、浙江4省市降幅超过10%。

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的背后,是无数政法干警夜以继日筑牢的钢铁长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754名干警因办理涉黑涉恶案件牺牲负伤,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了初心使命。

大量积案命案成功告破,也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陕西渭南蒲城县1999年发生的“3·1”抢劫出租车杀人案告破后,一名出租车司机说:“我们对破案一度不抱希望,去年8月公安机关将主犯押回渭南时,数十名同行闻讯到高速路口迎接专案组。”

今年1月,湖南“操场埋尸案”主犯杜少平被依法执行死刑。在湖南“操场埋尸案”中,被害人邓世平2003年被杜少平等残忍杀害,埋尸于学校操场。被害人家属多次告发,但因相关人员包庇纵容,令邓沉冤16年。

随着全国扫黑办对此案挂牌督办,2019年11月26日,“操场埋尸案”案情公布,被“深埋”16年的罪恶终于大白于天下。黄炳松等19名公职人员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党纪政务处分,其中10名公职人员被判处7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不论时间跨度多长,不管办案难度多大,都要揭开

事实真相。这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殷殷期盼,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铮铮誓言。

彰显正义、顺应民心 为平安中国建设清除死角

“哥哥2010年被董志伟等人当街砍伤后,董志伟又提着大刀去医院‘补刀’将他砍死,我做梦都盼着把恶魔绳之以法。”内蒙古通辽董志伟涉黑组织被打掉后,被害人家属难掩心中激动。

攻克积案命案,顺应民心,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随着一大批积案命案浮出水面,隐藏在其背后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也无处藏身。

黑龙江牡丹江涉黑组织头目陈志伟1993年在歌厅枪杀1人,其在当地领导包庇下,不仅逃脱了法律制裁,还成为一名检察官。2018年该涉黑组织被打掉以后,49名公职人员被立案查处。

吉林通化公安局张永福涉黑案专案组同志说:“张永福顶着省劳模等多个光环,办案之初说情打招呼的很多。省委主要领导调度案件,排除办案干扰,挖出了‘保护伞’43人。”

攻克积案命案,为平安中国建设清除了一大盲区死角。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国共缴获枪支1836支、炸药上百吨。山西2019年打掉的李增虎涉黑组织,为采矿自制炸药7.4吨、雷管2.3万枚。山西省扫黑办一名负责人表示,如果这些炸药被雷击或在民间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盖志毅表示,攻克积案命案,从群众痛处着手、向难处发力,体现了政法干警的担当作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意义重大。

敢于亮剑、纪法协同 成为攻坚突破“杀手锏”

10月30日,青海省“扫黑除恶第一大案”公开宣判。以张成虎、马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打压排挤竞争对手,攫取经济利益,后逐步成为“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涉黑犯罪集团。

这起以“日月山埋尸案”为代表的“8·07”涉黑专案,是目前青海涉案人数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社会危害最大的涉黑案件。

“8·07”专案组自2018年8月成立以来,300余名警力向此案掀起攻势。日月山下,横跨40余公里的疑似埋尸区域,近200名民警,3个多月风餐露宿地毯式搜索,终于起获遗骸。

“扫黑除恶、匡扶正义”,被害人马某珍家属送来的锦旗上,印着这8个烫金大字。一名专案组民警看到锦旗,没能忍住眼泪,“搜索过程确实艰辛,但看到这几个字,感觉一切付出都值得!”

有的积案命案长期未能侦破,办案人员失职渎职,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重要原因。专项斗争中,纪法协同的谋略,成为攻坚积案命案的关键一招。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地政法、纪检监察机关同步上案、“一案三查”,为攻克积案命案扫除障碍。辽宁丹东宋琦涉黑组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实施故意杀人等违法犯罪391起,纪检监察机关先后立案查处涉案公职人员55人,产生强大警示和推动作用。

蹊跷的主动投案

《中国纪检监察报》乾济萍

近日,一名脸色憔悴的中年男子来到江西省全南县纪委监委专案组办公室门前。几经犹豫后按下了门铃,“我要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

专案组谭组长一眼就认出了这名男子,他是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员钟传伟。几天前,钟传伟的老搭档——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大队长傅强被采取了留置措施。

专案组的同志随即将钟传伟请进谈话室。

“你有什么问题要交代?”谭组长开门见山。

“我要交代在2010年6月至2011年12月期间管理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小金库账务时的问题。”

“请你详细说说。”

“当年我把经侦大队小金库账务移交给其他同事管理时,没有及时核销和移交相关账目,也不知道有多少结余资金需移交。请你们帮助我核算一下,该交多少我都会交。”

根据钟传伟交代的情况,专案组随即组织核查人员核算其提供的经侦大队2010年6月至2011年底期间的小金库流水账目和票据。但令人意外的是,核算发现钟传伟经手的账目不仅没有结余款,反而其个人为小金库开支垫付了不少钱。

当核查人员再次找到钟传伟了解情况,他变得支吾起来:“前几天是我说错了,应该是我为小金库开支垫付了资金才对。”

“那你个人为何会为单位小金库开支垫付资金?”

“时间过去太久,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如果是钟传伟为小金库开支垫付了资金,为何会主动前来投案呢?前后不一的异常表现,引起了核查组的高度警觉。

通过内审外查联动,核查组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业务情况经过抽丝剥茧后,一笔可疑的罚没稀土原矿

变卖资金浮出水面。

原来,2011年,全南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将罚没的一批稀土原矿变卖给县某稀土公司,稀土变卖款在经侦大队大队长傅强的运作下被“一拆为二”,其中一部分资金在开具罚没款收据后上交至县公安局财务,另一部分经傅强和钟传伟商议,被转存至钟传伟个人账户,共10万余元,计划用于经侦大队小金库开支。

“这只是暂时在我这里保管,我随时可以上缴的。”钟传伟解释。

“那你为何一直没有上缴?”核查组工作人员追问道。

“这些资金转入账户后不久,被我用于民间借贷以及个人开支了。”看到核查组已经掌握大量证据,钟传伟羞愧地低下了头。

“你来‘投案’时为何不如实交代?”

“当时我发现组织暂时还没有掌握我的违纪事实,所以存在侥幸心理,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查出来了……”

原来,钟传伟因担心侵吞罚没稀土变卖款问题败露,主动找到专案组,以交代问题为幌子试探是否掌握其违纪事实,于是才有了“主动投案”的一幕。

问题查清后,报经县委同意,县纪委监委给予钟传伟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并对相关违纪财物予以收缴。

